

杨成彪 主编

#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

【大姚卷】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杨成彪 主编

#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

大姚卷(下)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新平知

PDG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·大姚卷/杨成彪主编.  
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5.6  
ISBN 7-222-04429-9

I. 楚... II. 杨... III. ①楚雄彝族自治州—地方志②大姚县—地方志 IV. K29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9995 号

责任编辑:赵石定

装帧设计:杨晓东

责任印制:洪中丽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|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·大姚卷       |
| 主 编    | 杨成彪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 |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|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       |
| 社 址    | 650034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  | ynrm.peoplespace.net   |
| 网 址    | rmszbs@public.km.yn.cn |
| E-mail | 889 × 1194 1/32        |
| 开 本    | 55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| 121.4 万字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|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版 次    | 1500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  | 楚雄师范学院印刷厂              |
| 排 版    | ISBN 7-222-04429-9     |
| 印 刷    | 280.00 元 (上、下册)        |
| 书 号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尊敬的读者: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  
发行部电话: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# 民国盐丰县志



## 盐丰县志叙

志书所贵，详核而已。其体例之分正，不必拘牵古法。古之所无，今则增之，教育、实业是也；古之所详，今则略之，分野、详异是也；古之陋者，今则考而精之，舆图是也；古之贵者，今则敝而删之，选举是也。他如列女、忠义，宜乎表章，而但著姓氏，不悉事实，徒见胪列，无从景仰，此又沿班范<sup>[1]</sup>而失其真，亦非可为万世法者。

余尝论地方行政，杂然多端，而究其源始，无非教育、实业。施教育则学校兴，学校兴则人才蔚然起矣；办实业则百工畅，百工畅则利源豁然辟矣。故著一方之志，宜详其教育、实业之沿革，而佐之以政治、舆图、气候、物产、艺文诸端，斯可矣。顾今之修志者，往往以夸饰为长，讳事实，尚文藻，遂使一方之志书，类任官之专集，此刘知几所以痛恨于魏伯起<sup>[2]</sup>诸人，而辟之不遗余力也。郭君燮熙治盐丰有年，于公余征访文献，考查案牒，遂著新志十二卷。盐丰在汉为青蛉，属越嶲。拓边以来，早著产盐之名。盐，民食也，实业之要端也。民国初，因白盐井之地拓之为县，名以盐丰，而盐政专司。因其旧有是官司其守，利民裕国；有其地而有其人，郭君志之，得勿宜乎？志成，请叙于余。余览之，喜其秩然有序，斟酌古今，于星野、怪异则删之，于学校、物产则著之，斯皆异乎抄撮簿记而得乎体要者。《艺文》一志，篇帙居全志什之三四，虽选录稍泛，然藉此以征一县文献，毋宁过而存之。爰缀斯论冠诸简首，冀后之修志者有所取法焉。

大中华民国十年三月三日,剑川周钟岳叙

**注 释:**

[1]班范:指东汉班固和南朝范晔。班著《汉书》,范著《后汉书》,皆负盛名。

[2]刘知几:唐代史学家。著《史通》四十九篇,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学著作。魏伯起:北齐史学家。与温子昇、邢邵号为“北朝三才子。”著有《魏书》。

## 盐丰县志序

昔师荔扉<sup>[1]</sup>为望江令,合生平闻见,搜集滇中事类,为《滇系》一书。姚姬传<sup>[2]</sup>至以班叔皮<sup>[3]</sup>相媲美,谓其任皆县长令,并非史职,而特具一代良史之通才,盖上下古今,有足以交相引重者矣。若夫今世之为县长令者,往往文采不足以耀无穷,道德不足以继述作;居官治事,时苦其竭,蹶志且不问,遑言乎修?间有聪明才智之士,亦知地志乃一县舆图、物产所关,政教、风俗所系,为经理地方者万不可少之事,挈纲提领,从事修辑;而或萃集士绅,分门考订,寸长尺短,各不相谋;不失之芜杂无文,即失之瑕瑜不掩,此近世贤长令所尤难能可贵者焉。虽然,郭君燮熙非即近世之贤长令乎。郭君出宰盐丰之明年,因邑人请,遂以吏事之暇,搜罗故实,考订详略,改并志之旧观,标县志之新义,补缀删削,哀然成帙,都为《盐丰县志》十二卷,凡八阅月而告竣。中更谤伤愁苦,致被吏议,终不忍以九仞之功,亏于一簣,仍日手丹铅,力图藏事,以为一方福。裴松之<sup>[4]</sup>谓: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,谅哉!虽统观全志,于政治门转载人口门之教育,选举志又附见中学以上之毕业生,学校未分门详载;视康对山<sup>[5]</sup>《武功志》并学校于建置,其取例似稍嫌简略,然亦小疵之难掩大醇耳。至列盐法为专编,并物产于一门,秩官详载其题名,人物引申其义烈,祥异概从删除,地輿详为勘绘,艺文崇尚体要,是皆以贤吏之心思,秉史家之特笔,斟酌古今,勾心斗角而成者。其足以备一邑之文献,而资将来

之考镜也，岂曰小补之哉。姚姬传以班叔皮媲美师荔扉，吾谓燮熙之于荔扉亦具体而微者也。苟粹精造诣，吾又乌能测其所至哉。

时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仲秋，上浣昆明吴琨序

注 释：

[1]师荔扉：师范，字荔扉，清云南赵州人。乾隆举人。官望江知县。

[2]姚姬传：即姚鼐，字姬传，桐城（今安徽）人。清代学者，古文家。

[3]班叔皮：即班彪，字叔皮，东汉人。曾作《西汉》史后传六十五篇，以补《史记》“太初”以后之缺。书未完成，由其子班固、女班超先后续成，即今之《汉书》。

[4]裴松之：南朝山西人。曾注陈寿《三国志》，又著有《文论》、《晋纪》。

[5]康对山：康海，安德涵，号对山。明陕西武功人。官翰林院修撰。与李梦阳等人合称弘治七才子。曾修《武功县志》，以简略著称。

## 盐丰县志叙

邑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也。吾谓时至今日，修志之难倍难于修史。何也？修史者，规模大、经费充、人才众，而其取材也恒；采取各地方志乘为蓝本，第披沙拣金，辑而成书，已灿然其美备。若修志则反是，已属难能，矧文化所趋，无新知识则恒乏世界眼光，无旧根柢则不谙史家义例。必欲兼此数长，以求之今日，斯亦戛戛乎其难矣。镇南郭君理初，弱冠登贤书，才华夙擅，著作等身。民国丁巳（1917年）出宰盐丰，公余之暇，不废铅槧<sup>[1]</sup>。时创修省志，饬各地方调查细目资料。邑之人士，殷然以主修县志为请；而邑孝廉张君泽生复以名山著述、堪垂不朽之言来相劝勉。郭君于是见猎心喜，锐以主修自任，凡七阅月，日属稿千余。乃全书尚待杀青，而郭君遽遭谤去位，功败垂成，势将不果。无何而华昌继承，其乏修志员绅，金以功亏一篑是惧，坚求卒业。郭君乃复贾其余勇，更历一月而全书告成。兹者缮写成帙，例由华昌备文呈核，将付手民，并以序言属之华昌，用冠篇首。自维学识荒陋，弗善传记家言；以不敏辞，大非诸君子所以属华昌之意，尤失华昌钦仰之忱。爰取全书而披读之，见其体例精详，词华丰赡。其记事也，有汉魏之宗风；其骈句也，得六朝之逸趣；而有时抚景流连，则更遄飞逸兴，发为诗歌，长言咏叹。洵乎麟经<sup>[2]</sup>熟习，踵编年纪月之成规；狐笔标题，极考献征文之能事。在华昌联得同寅之谊，而郭君适成令甲<sup>[3]</sup>之编。聊缀数言，一以志景仰之忱，一以为地方

之幸云尔。若以工拙论是，不啻佛头著粪；而糠粃在前，大雅贻讥，必不免矣。是为序。

岁中华民国九年季秋月，上浣知盐丰县事安平王华昌  
识于官廨之西窗

**注 释：**

[1]铅槧：铅指铅粉笔，槧即木牍，都是古代用以书写的工具。后也指著述及校讎。

[2]麟经：《春秋》别名。因孔子作《春秋》止于获麟。

[3]令甲：法令的第一篇。汉代的法令有令甲、令乙之别，如同第一章、第二章。

## 盐丰县志叙

自汉唐开辟白盐井,以迄前清之末叶,凡修白井志乘者三次:一雍正八年,提举刘元臣邦瑞创修《白盐井志》四卷;一乾隆二十三年,提举郭省初存庄重修《白盐井志》八卷,又提举王心言子音《井志补》一卷;一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,提举李蔭臣训铨、文性泉源先后共成《续修白盐井志》十一卷。由二千载而下,在三百年之间,考献征文,递相纂述,其于白井一区之掌故,不既捃摭无遗也乎?虽然,此《白盐井志》而非《盐丰县志》也。

盐丰之设县也,始于民国元年,盖割姚安之又北与大姚之偏西地以成之。夫既成为县治矣,则土地之增益者几何里?人民之加多者若干户?以及钱粮、正课、税款、杂捐分拨若何?征收又若何?推之教育、实业、警察、团保,凡属政事之应兴、应革者,何以迹既往,策将来,县志之修,夫岂容已!矧复国家多故,盐政改章,百万积弊虽除,而大利与之俱尽;灶情渐困,而官治亦复为难。场与县,即分而究,勿庸歧视也。民国六年秋,燮熙来知县事。明年,政事稍稍举,邦人士金以新修县志请主笔为言,则应之曰:“兹事体大,以燮熙之荒陋,夫安敢承。”又明年,适省公署因云南学会有征集省地志资料之举,通令各县克期呈报。于是邦人士复以答复省志、新修县志同时并举为言。自分纂修县志,固县知事应知之事,夫又安可辞。辄将调查之资料叙述报讫,乃继之以修志,然而有难焉者。往者保山吴楚生太史跋《续修白

盐井志》，盛称会稽章实斋<sup>[1]</sup>所修郡邑志，罔不详略得宜，而要以简雅为宗，一似讥井志之芜杂者。然尝考仁和龚定庵<sup>[2]</sup>论修志义法，谓郡县志以储他日之史，宜繁不宜简，乃中律令，之二说者将谁适从？仰又闻云南学会拟著省地志之主旨：略于古而详于今。顾邦人士则言：在一县之志，今固宜详，而古究不可略，之二说者更何以折中？是故居今日而言修志，假令纯依旧体例，时为泥古；或纯依新体例，则曰趋时。用是斟酌于古今之际、繁简之间，草就大纲十二条、子目百三条。先与邦人士共同讨论，次则分别采访，然后由燮熙主任编辑，皆有以合之、离之、益之、损之，又泚笔而润之；大约沿袭旧志者十之六，发挥新义者十之四。盖自九年一月起，每于公暇，日必属稿千余言或数百言不等，八阅月而始成书。当其未著手也，曾致函张泽生孝廉有所商榷，而泽生复书，猥以名山著述、儒吏风流相期许。平生赋性雅好勤，且对于县志之修，亦既强勉担任矣，故薪精心以结撰，一志以进行。此数月间，仕与学则交尽，苦与甘其备尝，然亦仅可为知言者道也。日者<sup>[3]</sup>布燮堂明经又言：“昔郭提举重修白井志，留传到今，士林称述；今君姓字与郭提举同，而县志适成于君之手，彼苍苍者，一若巧为安置焉。”燮熙窃以此言有近于附会，惟自汉唐以迄今日，白井之设县治，甫经九载，而《盐丰县志》已获观厥成。可知天下事，特患无人肯为耳！如其为之，何事不理，岂独一志乘已哉！今订是书都十二卷，甫脱稿，会因案解职，邦人士仍以藏事请，然燮熙甚汗颜矣。姑志颠末，叙诸集端。

大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八日，知盐丰县事镇南郭燮熙理初氏书于县署之近思阁

注 释:

[1]章实斋:即章学诚,字实斋。清浙江会稽人,著名史志学家。

[2]龚定庵:即龚自珍,号定庵,清浙江仁和(今杭州市)人。博通经学和史地之学。

[3]日者:古代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。

## 盐丰县志叙

镇南郭君燮熙治盐丰之明年,狱讼稀简,盗贼衰止。邑人士议修县志,推君主办,历时八阅月,成书十二卷,郭君可谓敏于史者矣。予尝闻古人之为史,有以书局自随,历数任而告成者;有父子相承,经数传而藏事者;有头白可期,而汗青无日者;有藏之名山,以俟后人者,为之其难且久也如此。方志亦史也,宽以累年,犹惧不逮。今郭君左案牒而右图史,口听断而心结撰;涉笔于簿领期会之隙,收功于新旧交替之冲,可不谓之敏也乎?盐丰自有明以来,甲科相属,冠盖相望;仕砺于廉隅,士趋于朴学;丈夫勇于疆场,女子贞于闾里,声名文物,駸駸敌中原大县。乃数十年间,志乘阙略,文献无征,宜邦人君子引以为深耻,而郭君所以感慨发愤,藁诟谤而不少沮者矣。予于史事,无能为役,而邑孝廉张君之霖以书抵里人,谓式铭司鹾兹土,例得列名简末,属为叙以申之。予尝披览志稿,叹为详赡,私亦欲有所论列;以迫于刳削,卒未一陈固陋,仅述其大略以复之张君,并以质之郭君。二君皆与予交,而郭君尝共事《光复志稿》<sup>[1]</sup>,渐劘之日为久。斯志之成,惜未得与君往复辩论发皇而光大之矣。

民国十三年正月,署白井场知事剑川赵式铭撰

### 注 释:

[1]《光复志稿》:民国2年(1913年),云南都督府都督蔡锷发起编纂,并委聘周钟岳任总纂,赵式铭、郭燮熙、张肇兴任分纂。书名后定为《云南光复纪要》。

## 盐丰县志序

郭君燮熙知县事,时于交卸间,前后八阅月,手编《盐丰县志》书一十二卷。越二年,予承乏兹邑;又年余,邑人士携其所印出之首卷,趣作序言。序披览一通,见其纲举目张,有条不紊,俨成一县志乘。纵谓节细容有待于求精,而大体可观,不类拘文牵义者之所为。郭君殆知务乎?夫县不可无志,盐丰为新设之县,一切规模正赖扩张,尤不可无志。顾志之体例不一,自古及今,聚讼纷滋。有以简为是者,有以详为是者;必斟酌于不简不详,或当简当详之间,即不免多费参稽,多费审问;宽以累年,时移势殊,犹未着手者。高谈著作家,务矜其难究,未必尽如人意,有全美而无一憾耳。孟子曰:“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。”郭君盖窃取此义,随其兴之所及,主义不邻于苛用,能于最短期间成最盛之典册,微特见解活泼并勤敏之处,亦良足多者。不日此书出版,得于新设县中占重要位置。俾征文考献时,于一人事、一名一物之原委,皆有藉镜,而愈明其造益于地方也。何暨较之搜残访缺多年,守黑无日杀青不既得乎?予与郭君,素未深交;于其志书,亦未获窥其全豹。兹但喜其趋事之勇,成功之速,从其可者可之也。后有达人欲因革损益于其间,余地甚宽,当无难更进一乘矣。

靖国联军总司令部谘谋官滇中镇守使署军法官署盐丰县知事、会泽李琬撰

## 盐丰县志序

己未(1919年)秋,郭理初县长寓书言:奉上峰檄将修省志,征各邑志及盐丰者,县人士翕然以乘间修辑县志为词,属予分任协修。时予方协理富滇银行,笔砚久荒,且于掌故素疏;惟事关宗邦文献,责有不容旁卸者。乃复书敦促,并举章氏实斋论“修志之十议十弊”,以与在事诸君子相切商。议遂定,由是开局。郭公非特熟于掌故,而意兴极浓,寝馈其中,日作数千百言不倦,未期年而告成。省长剑川周惺甫先生为之序,谓可作县志模范,盖示褒也。辛酉(1921年)夏,予遭母丧,读礼之余,阅是书再周,喟然曰:“吾县小邑也,而旧志所载文学、政事、农田、水利,与夫忠孝、节义之属,莫不灿然可观。咸同以前科名之盛,駸駸乎颉颃大都,盖盐赋奥区,土沃而俗厚也。迄今山川如故,人物繁殷,而文化、政治、人心、风俗,皆有今不古若之慨;且生计之穷蹙,更俛焉不可终日,岂运会之适然欤?抑人事之有未尽欤?《语》曰:‘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’故古者以史为鉴,一县之志,一县之鉴也,人物妍媸,对镜而明。郭公宰是邦,求治之殷,与吾辈爱乡之念,正复相同。方将引欧美文化,灌输此弹丸之地,岂必惟古之是求?顾借镜于远人,容有柄凿方圆之虑,而数家珍于屋内,自不胜高曾矩矱<sup>[1]</sup>之思。是书之成,盖吾旧镜之复明也。邦人君子,苟能时举文学、政事、农田、水利以及人心风俗,一一对照,比其美恶,以资取舍,于以光前烈而启新机焉。是则郭公编辑之盛心,亦即予赞